

怀想上世纪80年代初的
大学校园,那时候,白发的先生和
青春的后生,构成了大学独特的
风景。可是,有谁会感悟风景里
老人的心境!一个人,垂老时,
方体会到岁月的重量:为失去的
青春,为即将到来的衰朽。

传统学术,往往推重皓首穷
经的大器晚成。知识的蓄积至
深至厚时,思想的光芒往往在
其中潜滋暗长,只待时机成熟,或
如春雷炸裂层冰,万物冒出绿
意;或如川流过闸,迸发为浩荡
激流。不过,在文学艺术中,所
谓“庾信文章老更成”,晚期写作
的形式、风格中,包含着丰厚
浑厚华滋的苍劲,某种意味丰腴
的平淡。萨义德关注艺术家的“晚
期风格”,认为“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证据,以证明
正是晚期作品,才使在美学上努
力的一生达到了圆满”。中国古
典美学研究,既需要深厚的学术
积淀,更需要对古典文学、艺术,
乃至对中国文化传统审美内涵
的涵括,这就给中国美学的学术
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
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进入美
学、文学以及艺术研究中的老一
辈学者,如钱锺书等,我们均应
当追寻其“晚期风格”。吴调公
先生的晚期学术写作,在凝练美
学方面的中国学术话语,形成独
到的学术风格,以及在古典文
学、古代文论方面的成就,都值
得我们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发
现、体会其风神气韵。

吴调公先生作为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美学、文艺学教授,早
年倾注较多精力于文学理论研究,
但在其盛年时,即集中注意古典
文学和古典美学的研究,颇有建
树。可是,窃以为,如果没有晚期
学术写作,则很难建立起一个独
特的吴调公,那是以诗性的学术
、富于灵性的美学成果,尤其是
带着深厚古典韵味的文字表达矗
立起的建筑——《李商隐研究》
《古代文论今探》《古典文论与审美
鉴赏》《神韵论》,在学术史上独
领一派风光。他重新发现了中国
美学传统中被忽视乃至被贬低的
重要精神,别具匠心地激活了古
典美学的一些范畴,以自己深邃
绵邈的体悟,重构了中国美学话
语和诗性世界。

秋花的晚香

正如作家需有自己的独有
世界,每一个学者,也均需找到
那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学者晚
年,检点平生,筹谋未来,若真
想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努力在此
时著书立说,恐怕尤其紧迫。
80年代初,调公先生曾经做过
学术自述,对晚年的学术,“今
后的打算是:一边结合教学,研
究古代文论(以诗论为主);一边
准备在完成《李商隐研究》的基
础上,继续对这一诗人及其作品
,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如生平考
辨、作品的赏析和析疑等,以终
其“余生”。并引龚定庵诗“若
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
城”,表达“鲁戈在手”的自信
,在一抹余晖中,畅想随着“为
霞霞满天”。但是,自先生后来
的著述看,这个“打算”,是筹
划相当不足的。

调公先生晚年有过许多谈
治学的文章,为年轻人指点问
学之途径。但是现在想来,他是
从何时起,为自己的“余生”寻
求独到之道的呢?

这时,或许回归本真的初
心,才是最重要的选择。吴调公
先生自述,小时候曾经着迷于
李商隐诗歌,曾在50年代发表
过《李商隐研究》,蔚为名著。
可是,如何由此及彼,扩张视野
,凝集精魂,做成“独一份”的
学问?

我以为,这就是对“晚”的
独特发现。

“秋花”的“晚香”,是对“晚
唐的诗歌美”的独特领悟。调公
先生引叶燮的话“晚唐之诗,秋
花也。江上之美蓉,篱边之丛菊
,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对晚唐这一“黄昏凄婉的
王朝”与晚唐诗呈现的“绿暗
红稀”的美感,对唐诗从“横绝
太空”的盛唐精神到“窈窕深
谷”的晚唐情境,倾注了美学的
神思,篇终却是一种兀傲的呼
叫:“我要为晚唐这一丛‘秋花
’翻案!我要为她的‘晚香’之
美而致一瓣心香!”

这种对于“晚”的含着生命
的血性。调公先生从马克思精神
与花朵相似,不同的花儿具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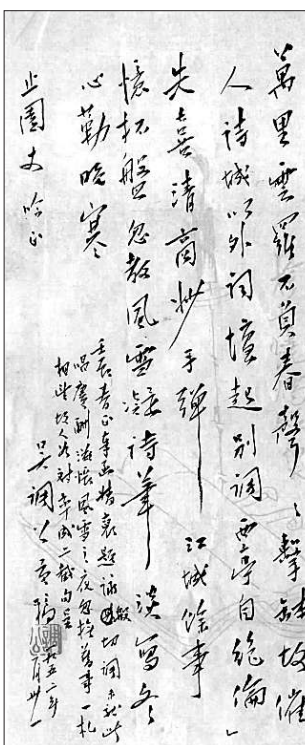
无尽的神韵

吴调公的晚期学术写作

□ 骆冬青

学人小传

吴调公,1914年
出生,2000年去世,江苏镇
江人,文学理论家。1935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中文系,曾在江苏省立镇
江师范任教。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在江苏师范学院
(今苏州大学)、南京师
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
学)任教。著有《李商隐
研究》《古典文论与审美
鉴赏》《神韵论》等。



吴调公书法

同的香气,来展开自己的思索;
从丹纳的《艺术哲学》所指出的
艺术具有的生态性,悬想“我
们今天听到‘一大片低沉的嗡嗡
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的音声”。但是,我觉得,更重
要的,未曾写在论文中的,是调
公先生独特的生命体验,晚年生
命的感悟,令他发现了常常被传
统贬低、鄙视、攻讦的美学境界
和深切体验。那是别一种感情
,别一种境界,但那却也是王国
维所说的真感情、真境界。

晚周、魏晋、晚唐、晚明、晚
清,这些称得上“晚”的时代,
无疑都在中国文化史、美学史、
文艺史乃至精神史上留下了独
特印记。调公先生晚年曾经为
我们文艺学研究生开设了为期一

吴调公自述

我父亲是昔时习称的一位“儒医”,除潜心医学撰著以
外,对古代文史涉历较广,藏书较丰。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我
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九岁左右起我就如醉如痴地读了些
古典小说。此后更逐步扩大范围,旁及古代散文,特别是古
典诗歌,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的深切爱好。即使我家里要我
“克绍箕裘”,以医学传家,而我的一位远房堂叔,上海的一位
知名银行家,答应在我大学毕业后给我一个“金饭碗”,我也
都毅然决然地表示不屑一顾,决心以文学安身立命。

由于我的爱好较为广泛,我的科研对象方面较多,从古
代到当代,从作家到作品,从文艺理论到文艺实践,从文学的
内容到文学的形式,都做过一些力不胜任的探讨;问题则是
战线拉得比较长。不过我想,一个开始做学问的人,能注意
到由博返约的道理,也许是有其必要的。即使有了一定造诣
后,也不妨还是可以确定以一门为主、一门为辅。文艺科学
的分门别类,各有其特殊规律,内容浩如烟海,钻研其中一
门,当然有利于深入。但是如果过分孤立地局于一隅,路子
太狭,也很可能有坐井观天之弊,难以收融会贯通之益。

——摘自《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年的《中国文艺思想史》。印象
最深的课,是关于庄子、关于魏
晋、关于晚明的,胜义迭出;他
的讲授打通了文学艺术,从传统
文论到小说戏曲,都有独到之见
。可惜,这些珠玉般的思想,都随
风飘散了。现在想来,调公先生
学术中,最令人神往的,还是他
对那些历史上的“晚”所致的心
香。他除了对晚唐诗人,尤其是
对李义山深深追慕外,对晚明文
人的研究,更是独特的学术专
长。他不仅有对这一时代文人和
美学的总体判断,而且有为《竞
陵派一辩》这样包孕着强烈激
情的文字。对龚定庵的珍爱,在
《兼得于亦剑亦箫之美者》这样
的长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说,人文学者,要寻找到
属于自己的特别领域,不仅是具
有心灵的深度,心弦共振,而且
这一领域,甚至还具有非“这一
个”学者不可的独到的开掘。美
学作为感性学,其真学问必自此
而生。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生命
形态的发现,是为“有我之境”。
可是,学术研究还需在寻找到独
特对象后,进入“无我之境”。
调公先生在著述中,尤其注重从
作家的创造个性中透视他们的时
代折光。他研究公安、竟陵二派,
从他们各异的个性到其思想体系
的探索,都“纵目到那个资本主
义萌芽刚刚冒头和封建社会基础
初步动摇的天崩地解的时代,反
映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曲折光影”。
具体地说,调公先生对文学创作
现象的爬梳,“是透过风格相似
的文人群而观察其流派,流派的
渊源、影响,以及其兴衰过程,把
一定时代的文艺演变和整个文
化史演变结合起来探索。”对
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的探索,
也同样与历史、社会,总之,与
时代的心灵整体联系起来。心
灵整体与历史整体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晚”的深入探究中,呈
现出别样的图景。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
更着花”。不妨认为,调公先生
致意于“秋花”的“晚香”,可
是他作为“老树”,在暮年却鼓
荡着青春的激情,在中国美学的
园圃中,绽开着寒梅般高洁华
丽的花朵。

浩渺的幽思

吴老特别注重文字表述的
诗性和文采。在现代学人中,吴

老特别重视闻一多、勃兰兑斯
等中外学者的学术华彩,尤其推
重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
主流》,包括其“心灵史”论述
。在西方哲人中,他推崇的尼采
等人都是所谓“诗人哲学家”,
这些学人和他产生学术上的心
弦共振,也表明了他写作上的
诗性取向。

据说,吴老最终发病,乃是
因为他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可是,临行前早上重读自己的
文章,忽感不满意,于是想加修
润,急迫中,脑部溢血。悲凉之
下,更觉吴老对待学术那种不
懈的执着,和对待自己文章美
学标准的坚守。

我以为,吴老文章,深深体
悟到汉语之美感,甚至努力激
活业已潜隐消遁的那些语言的
珍宝。汉字、汉语,具有特殊
的美感。一些词语,常常被时
代的激流所淘汰。可是,无论
在某种意义上,丰富细致的表
达,都是社会生机和活力的美
学体现。吴老心仪的诗人如李
商隐、龚自珍等,都以特别形式
、风格,展现了汉字汉语之美
;更重要的是,吴老从古典美
学中,发掘出一些中国独有的
概念、命题,彰显出汉语的丰
富复杂和精深微妙。在《说“
清空”》《说“雄奇”》《说“
神韵”》等文章,调公先生以自
己的灵心妙悟,对中国美学中
处于“非主流”的一些概念做
深入探索。他打捞出来的一些
美学概念,如郁勃、兀傲、幽
邃、澄澈、杳渺,以及诸如映
丽、洞窟等“亚美学”概念,
似乎无意中成为一种精神考古
学的工作,为中国美学的重建
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也为中华
文化灵魂中似已远逝的某些
成分,以学术的和诗意的方
式,使其回归。我想,对汉字
独到美感的发现,在吴老或许
还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但是,从古典美学、文论中
钩深索隐,钩沉的许多“说法”,
许多言辞,许多话语,让古代
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以犹
如母乳般的先天营养,哺育了
营养不良的当代文坛和理论,
或许,也可以让美学、文艺
学中缺少民族文化“母乳”,
只吃洋牛奶的虚胖者,清醒一
下,败火。

吴老为文时,特别注意行文
中的抒情哲学,展现出浑厚华
滋、高远绵邈的学术风采。这
就使吴老的论文和论著,具有
独特的韵味和美感。可是,对
于古代学人,尤其是美学和文
论学人,

优美的文字表达往往是不言
而喻的。但是,当代学者却需
反思自己的汉语素养。吴老经
历过文化断裂的时代,钩沉了
古代文学和文论中的一些人
物,一些著作,如对晚唐诗歌
、晚明文坛的新评价,都有一
新耳目的开境界功夫。可是,
我更想说的是,吴老还以自己的
“文章”,具体而微地示范了
如何诗意地进行学术写作。

在《神韵论与审美心态》开
端,他写道:“神韵之于诗,是
不可缺少的精神载体。”这一
大判断本身,就洋溢着诗意,却
又是逻辑判断的形式。吴老文
章对西方美学与文论的汲取,
渗透在一种理性的思索中,如
盐入水,不露痕迹却自得其味
。直到晚年,吴老依然注意对
西方最新理论的吸收,他曾兴
奋地跟我们谈到一些西方学
术新见。在为文时,他却能够
以深厚的古典功力融化无迹,
这既令他的文章永远保持着青
春的气息和独特的美感,又以
一种沉稳的气度,散发着中国
文化的特有神韵。吴老欣赏
竟陵派的“幽情单绪”中表现
出来的个性自由解放精神,对
他们的兀傲之气和孤峭之风,
也从其性格的耿介不谐着眼
,认为反映了古代文人中常见
的寄心玄冥作为抗愤浊世之
精神寄托。

但是,我想,调公先生最神
往的却是竟陵派那种“觉古人
亦有烟烟双眸从纸上还瞋人”
的冥契,以及“内自信于心,
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
的自信。调公先生慨叹:“古
人在我”,这是何等石破天惊
!“古人在我!”在竟陵派以及
公安派,乃至神韵派的诗学中
,吴老都找到了“古人在我”,
看到了“亦有烟烟双眸从纸
上还瞋人”的“心灵的窗户”
。

所以,吴老的文章,始终有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融美学文
论研究与审美鉴赏为一体。在
《李商隐研究》中,注重从心
灵美学的角度,概括出义山诗
的特点。在古代文论与美学研
究中,则以自己深刻微妙的体
会来感悟古典文论的思想世界
,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范。他
在《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的
“代前言”中说,“文艺理论
和文艺鉴赏原来是辅车相依
,两者保持着‘出’与‘入’
的密切联系,没有鉴赏之‘入’
,难以达到评论之‘出’。为
了‘入’,就必须身临其境,
悉心体会,洞烛深微,扼其生
气,从而产生移情作用。为了
符合‘旁观者清’的要求,就
须要‘出’,即对作品作出全
面观察,冷静衡量,反复回
味,从而获得较之‘入’更为
完整深入的‘高情至论’。”

这其实也是吴老对文章
的要求。只有“心灵能出入于
微妙”的深切境界,方能真正
进入对美学和艺术的研究。吴
老能诗,少年时曾学画,故对
中国美学有切实的感悟。这
种感悟,是“揣摩文论家在
审美鉴赏中的感情体验和艺术
判断,了解其思想的隐蔽战线
也很重要。这就是说,它们是
‘灵魂史’”。吴老是从中国
美学、文论本身即具有较为
丰富的美学特征出发,而决定
自身的这一治学途径的。西
方理论,则在21世纪初,重
新发现了“理论中的文学”。
窃以为,如何令研究者,研究
对象在“灵魂史”的层面上,
交合互证,达到“与立说之
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
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
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陈
寅恪语),除了“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审美鉴赏乃
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于研究
文艺与美学,则尤其不可或
缺。

那些年,鉴赏类文章特别
发达。吴老这方面的文章堪称
经

典。我觉得,正因为具有那
种深情绵邈、精微真挚的心
灵,不仅令吴老的文章饶有诗
情画意,更是让他的论理文章
“出跳”到超越层面,进入深
湛的美学之思。

心灵的远游

调公先生曾经在一篇论文
中,以一种诗意的叙事展开论
题:

“我今年有一次机会,得以
游览王渔洋家乡山东桓台的
锦秋湖。扁舟一叶,容与在那
个港汊纵横、芦丛掩映、别
具一格的萦回如带的湖中,
我不由被湖身的蜿蜒、平林
的郁郁和湖水的宁静无声而
引起沉思。当年王渔洋耳畔
的‘笛声’,可以和眼中的‘雁
影’‘迷离’一片,而今,我
也不禁随着诗人的通感片刻
做了一次心灵远游:我从前富
有江南韵味的桓台锦秋湖,
想到严羽故乡,天台一带缥
缈秀丽的丘壑,再想到作为
严羽诗论渊源的晚唐司空图
《灵枢》中表现出的个性自
由解放精神,对他们的兀傲之
气和孤峭之风,也从其性格
的耿介不谐着眼,认为反映
了古代文人中常见的寄心玄
冥作为抗愤浊世之精神寄托。

但是,我想,调公先生最神
往的却是竟陵派那种“觉古人
亦有烟烟双眸从纸上还瞋人”
的冥契,以及“内自信于心,
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
的自信。调公先生慨叹:“古
人在我”,这是何等石破天惊
!“古人在我!”在竟陵派以及
公安派,乃至神韵派的诗学中
,吴老都找到了“古人在我”,
看到了“亦有烟烟双眸从纸
上还瞋人”的“心灵的窗户”
。

所以,吴老的文章,始终有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融美学文
论研究与审美鉴赏为一体。在
《李商隐研究》中,注重从心
灵美学的角度,概括出义山诗
的特点。在古代文论与美学研
究中,则以自己深刻微妙的体
会来感悟古典文论的思想世界
,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范。他
在《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的
“代前言”中说,“文艺理论
和文艺鉴赏原来是辅车相依
,两者保持着‘出’与‘入’
的密切联系,没有鉴赏之‘入’
,难以达到评论之‘出’。为
了‘入’,就必须身临其境,
悉心体会,洞烛深微,扼其生
气,从而产生移情作用。为了
符合‘旁观者清’的要求,就
须要‘出’,即对作品作出全
面观察,冷静衡量,反复回
味,从而获得较之‘入’更为
完整深入的‘高情至论’。”

这其实也是吴老对文章
的要求。只有“心灵能出入于
微妙”的深切境界,方能真正
进入对美学和艺术的研究。吴
老能诗,少年时曾学画,故对
中国美学有切实的感悟。这
种感悟,是“揣摩文论家在
审美鉴赏中的感情体验和艺术
判断,了解其思想的隐蔽战线
也很重要。这就是说,它们是
‘灵魂史’”。吴老是从中国
美学、文论本身即具有较为
丰富的美学特征出发,而决定
自身的这一治学途径的。西
方理论,则在21世纪初,重
新发现了“理论中的文学”。
窃以为,如何令研究者,研究
对象在“灵魂史”的层面上,
交合互证,达到“与立说之
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
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
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陈
寅恪语),除了“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审美鉴赏乃
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于研究
文艺与美学,则尤其不可或
缺。

那些年,鉴赏类文章特别
发达。吴老这方面的文章堪称
经



《神韵论》吴调公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调公(中)、高小康(左)与友人合影。

之间的相通发掘“神韵”作
为美学境界的意义,将神韵论
溯源而上,从司空图、严羽到
王渔洋,寻找一脉相承的神
韵线索,在此基础上,将神韵
论与民族文化土壤联系起来,
观照神韵思潮的流程,透视
其与审美心态、构思心态的
关系,甚至探求其与西方意
象主义的关系,正是在这样博
大精深文化积淀的支持下,
心灵的远游才挟扶摇而直上,
挟带着中国文化的风神气韵,
进入到空灵高洁之境。

西方诗人曰,“人的灵魂,都
是一段旋律。”调公先生的心
灵旋律是以中国美学的神韵
而弹奏的。他对神韵有一个
“自以为奇妙的想法:一切
创作,甚至一切艺术也都要
有神韵”。他感叹道:“神韵
啊,神韵!你的综合美感效
应。小说有神韵,就洋溢着
气脉、丰采;戏曲有神韵,
性格冲突中就激荡起心灵
的撞击与回旋。文学理论批
评的流派虽说是千头万绪,
但‘生气’和‘余味’恐怕
始终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艺术
准则吧。”调公先生远游的
心灵,固然有将“神韵论”
推至文学理论以至美学最高
范畴的意愿,不过,却也在
对于所有文艺的回想中,让
我们重新思索他一生的探
索。

吴老青年时曾从事过小说
创作,在给我们授课时,偶
尔点评当下文学创作,常常
对比西方文学,寥寥数语,
批陈腐,令人钦服。他有时
也表达对一些人和现象的不
满,但常是点到即止。有一
次,他说,有研究生在他面
前炫耀自己读的西方学术
著作,吴老自豪地说,他愿
说谈皮亚杰,我就皮亚杰;
他说弗洛伊德,我就弗洛
德。对当时学术界追风的
现象,吴老自家谈,他甚至
追索学界的动向。不过,
调公先生最终的追求,却凝
聚到“神韵论”上,这种
以感悟和灵感,对中国学术
范畴的发现乃至发明,具有
艺术上的独特个性。

吴老乃黄庭坚之知音,尤
其常常玩味其诗句“心似
蛛丝游碧落”,既表现了心
灵的微妙与跌宕起伏,又
表现出在天地之间烂漫的
遨游。帕斯卡有言,人是一
根有思想的芦苇。蛛丝之
喻超越了芦苇之喻,将不屈
的精神遨游与无限碧落构
成了另一种意境。

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论
论各特时说,“这个人的才
能,肯定有某种奇特和奥妙
的东西,他摆布他的读者,
如同风播弄一片树叶;他
随心所欲地带领着读者在
各个国度和不同时代漫
游,他在嬉戏之间向读者揭
示心灵中最秘密的纹
理,犹如揭示大自然最
秘密的现象,掀开历史发
展中最秘密的篇章……”
这是对对一个作家的
勾勒。人文学者的生
活,尤其是其才能、性情、
生命意志构成的精神整
体,与其著作之间,是
否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很
显然,学者与作家不同,
但是,特定的学术选择和
学术追求,却会令学
人的著作充盈着其生命
的力度。吴老的著述,
时常体现出他对中国古
典神韵的妙悟,更打开了
中国文艺的一扇扇大门,
通往一个个陌生而鲜
活的世界。我们从调公先
生的文字中,体悟着他
对中国古典神韵的妙悟,
更打开了中国文艺的一
扇扇大门,通往一个个
陌生而鲜活的世界。我
们从调公先生的文字中,
体悟着他对中国古典神
韵的妙悟,更打开了中
国文艺的一扇扇大门,
通往一个个陌生而鲜
活的世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报编辑部主办
欢迎关注“光明学人”
微信公众号
投稿邮箱:
gmxr@gmdaily.cn